

性/別研究

Working papers in Gender/Sexuality Studi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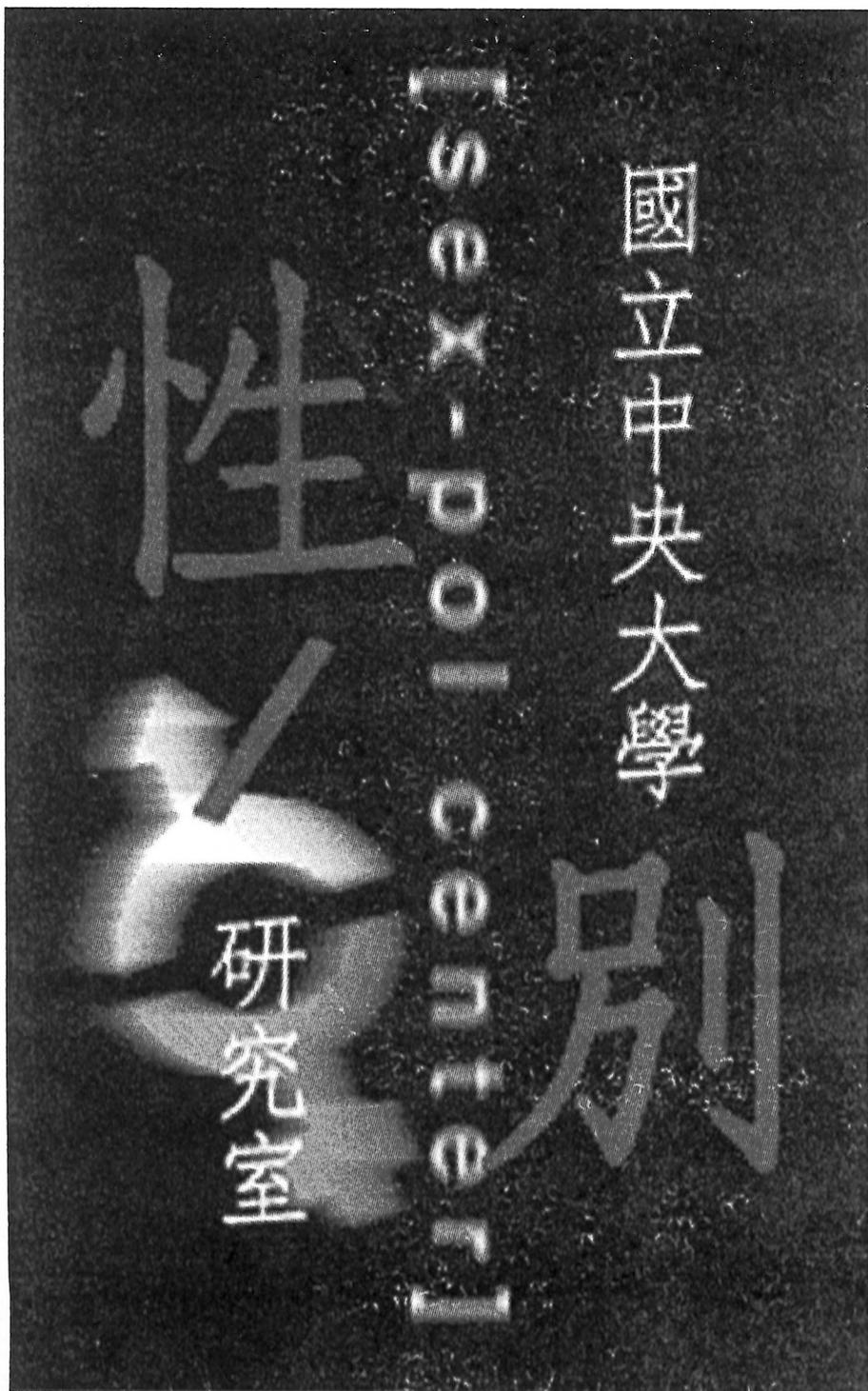


認識到，性乃一政治/經濟/歷史/文化/種族/性別/科學研究/媒體...等的問題。將性和階級、族群、性別、年齡、國族等並列為重要的社會範疇，也將性和政治、經濟、文化、歷史、教育、家庭、法律等並列為重要的學術主題，如此生產出的批評論述，向來是四性的大賣點。今年的四性也依循著這樣的「四性傳統」。而今年，從傳統中創新的是：不設講評人，應該說，所有的非發表人都是講評人，主持人

出，採「巴勒」的學說，指出「性」只是「扮演」，同時具有意圖性與表演性，因此「性」與「性別」不是固有的，而是一種社會建構。同時也提出反串模仿秀不見得有那強大的顛覆力量，而是更強化固有的性別刻板印象，挑戰一些學者對於反串對性別顛覆力量過於樂觀的說法。甯應斌則從年齡解放的理論思考，探討兒童青少年(性)解放，試圖為目前今日台灣成人社會裡，對兒童青少年「保護/受害者」的論述(如宵禁、少年兒童福利法)，缺乏「年齡正義」提供一些理論性思考，為兒童青少年成為自我發聲主體培力。

長期投入性暴力議題的羅燦英，提出女性主義反性暴力論述之困境與省思，對近來國內性侵害防治強調務實的「減低風險」強暴取向，及中小學的「性侵害防治教育」所面臨的教學共識提出挑戰。朱元鴻的「她讓自己丟人現眼－詭態與美學判斷再探」，以曼帖納(Mantegna)的一幅「美德女神戰勝邪惡」(La Sagesse victorieuse des vices)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畫作，提出每一種邪惡及其危險都可以藉由感官知覺而顯現，感官認知的表徵與邪惡的屬性，被認定有確定的對應關係，其間的關連證據可以出於宗教的或是科學的界定，在藝術與文學則以隱喻表現，借用並再製其間的關連，而美學－感官知覺的審查－不可避免地牽涉政治的與社會表徵的審查。在論文中，朱元鴻將「『詭態(grotesque)』就是『醜』」這個現代偏見，引用康德「判斷力的批判」所論，是呈顯了想像力自身的困頓與局限，也是異教倫理/異端美學的政略，以身體演出作回應任何優勢統治階層/族群/性別設定社會生活形式的規範性權威。

兩位來自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的論文：嚴潔心的「香港街頭性工作：性別與社區組織」及簡勁翔的「性階梯再生產：香港三溫暖人種誌」，因是採台灣少見的人種誌及民族誌型式，在這次研討會中顯得突出，兩位年輕的發表人直接且自然的表現，常惹得台下聽眾哈哈大笑，彌補了國語的不輪轉。不過，這兩位發表人的若干論點，例如嚴潔心的研究中，香港街頭性工作者在生活中企圖扮演傳統好女人的角色，去解決作為女性的性別身份危機，再度強化了主流社會「好女人 vs 壞女人」的論述；簡勁翔的結論裡，闡述香港同志三溫暖的特性雖賦與它眾多外緣的性價值，但這些性價值並未在三溫暖內受到另一套的性價值標準重新排序，相反地，這些性價值在三溫暖次文化中不斷地被邊緣化，結果是再生產主流社會構成性階梯的性價值/性文化，建構出一個一模一樣的性階梯，只不過刪除了不適



# 遠離台北 性蟲發飆 得以逾越

## 第四屆性教育、性學、性別研究 暨同性戀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

文/潘筱瑜

### 學術新地景

向來為教育部、文建會、兩性權益促進會等國家級單位視為不「正統」，在學術界、學生族群中可熱呼呼的「性教育、性學、性別研究暨同性戀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四性研討會」(暱稱「四性研討會」)，在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優異的行政能力及活躍的運動性格推動下，即使向來是補助短少，今年也風風光光地邁入第四屆，特別的是，今年四性研討會終於遠離了台北中心，回到位於中壢中央大學老家舉辦。四性強烈的批判、顛覆傳統及何春蕙、甯應斌、丁乃非等超人氣學術組合，即使是周休二日的早

上八點半，飄雨的台北，也載滿兩輛遊覽車的「學術觀光團」南下。

一如四性的發刊詞：「我們的英文會議名稱表達了『性別研究』進入(跨)性別研究階段的看法，跨性(Transgender)並不只是邊緣的性別(包括 transsexual, intersexual, cross-dresser, transvestite, drag 等)，而是性別政治的核心。性別研究因此要離開所謂『兩性』研究階段，而具有性/別研究的自覺。性別研究最終要跨越(trans)性別，進入「男」、「女」、「跨性」及其他的「性」研究。」四性的宗旨在於不將性視為個人或私人、道德、生理生物的問題，而清楚的

何春蕙自信地說，四性四年，台下聽眾有一定的成熟度加入討論，她開放聽眾「射擊」。

首先，由徐淑婷等人對台灣五位已接受過全程變性手術的變性慾症者進行深度訪談，試圖挖掘出變性慾症者在手術後的身心狀態與社會適應，從中也勾勒出台灣目前變性手術盛行率高(是其他國家的20倍)及「女變男多於男變女」等樣貌，並從醫學界對變性手術者的精神評估及手術執行，說明台灣醫界其實也被兩性刻板印象牢牢地建構著。林宇玲從《台灣紅不讓》中的《變男變女變、變、變》節目來解讀台灣制綜藝節目「反串模仿秀」的性別文化，從表演者忽女忽男的演

用的部分等，這些論點，顛覆的潛力在哪？在場多位學者予以「射擊」。（可見，四性對於顛覆的要求高得嚇人而且快要變成標準了，怕怕）

此外，尚有徐佐銘的「雙性戀的定義」、賴守正的「叫色情太政治：色情系譜學初探」、郭士行的「扮裝後之性別語言」、蘇子中的「Anna O：心理分析的鬼與詭」、吳桂枝的「政治與倫理：論學院派英美女性主義者對Kristeva母性理論的接受」、朱偉誠的「一面詭異的鏡子：透過馬婁的《愛德華二世》來看中國古典男色的「君臣篇」」、劉開玲的「赤裸的信：窺視一部十八世紀同男書信小說」、陳耀民的「我們一家都是人？：論《孳子》及「逆女」中的家庭機制/身份認同與抗爭之可能性」、趙彥寧的「視覺化的國族想像：試論五〇年代國家權利、公領域、與現代性之間的關係」、張宏誠的「論歐洲公民權對同性戀者之保障」及柯乃瑩等人的「台灣地區1986~1997年間愛滋病相關研究議題之分析」等。

## 顛覆至上 性獨大

誠如趙彥寧戲稱：「自從我不做「T」跟「婆」的研究後，就很少人會問我問題，我已經很習慣了！」。這次四性研討會，台下的眾多「講評人」們「扮裝」、「同(跨)性/別」、「同性戀公民權」、「愛滋」、「性工作」、「性暴力」等議題的回應多於文學、藝術等文本的探討。例如針對徐宇玲對綜藝節目的反串秀節目的研究，清大外文系教授陳光興就說，看到扮裝節目出來，他覺得台灣有希望了！這也是男同志重要的文化，在觀看的過程中，觀看者充滿亢奮、狂喜，研究者如何去解釋這種受歡迎的現象及強度？世新社會心理系教授羅燦英則針對此篇論文未探討的觀眾的反應，提問：有無可能，觀眾只是將之視為單純娛樂、荒謬、不可能的演出？而某些學者對於其顛覆性格有太樂觀的想像？研討會主持人何春蕤則說，去年酷兒宗師賽菊寇來台時，看到台灣有這樣的綜藝節目，羨慕得不得了！中央大學英文系教授丁乃非對嚴潔心所做的香港街頭性工作者研究提出，為何在她們獲得這麼強大的經濟資源及工作的自主權後，還是無法逃脫主流性別架構的強大機制？嚴潔心回應，這些街頭性工作者有太多的性別身分，如為人母、為人女，而往往身上有債務、養家的強大壓力，所以她們的最後的支持系統還是來自家庭，這也是她們對主流的性別架構這麼重視的原因。

## YK2 性蟲作亂年

同志諮詢熱線的王蘋是研討會中最熱中於拋出問題的人，她首先針對柯乃瑩等人所做的「台灣地區1986~1997愛滋病相關研

究議題之分析」中，關於衛生署所公佈的愛滋病「高危險群」的定義有意見，這分名單從何而來？沒有人知道，「男同志」名列其中，長久以來就有嫁禍之說，王蘋強調，重點不是在「什麼樣的人」，而是「什麼樣的行為」，王蘋認為真正的「高危險群」應該是青少年、家庭主婦，因為他們是最不容易得到資源、資訊，得以「安全且愉悅的性」的一群人。此外，王蘋也針對同志公民權及兒童青少年年齡解放拋出問題，她指出，台灣不管在婦女、兒童青少年、同志的平權，都只表現在刑法而非民法上，即對於性的權利如何擴大鮮少討論，例如主婦運長期以來只著於保護婦女免於受害，「通姦除罪化」卻一直沒有拿出來討論即是一例。又如台灣的法律中，不管在刑法還是民法，對年齡的限制非常大，如此一來，性的權利如何開拓？「定義」好像是哲學家特別喜愛專精的事，本是一件很不討好的工作，而淡江大學徐佐銘就嘗試為「雙性戀」定義，更是引起現場瘋狂射擊。何春蕤說，雙性戀有一個很重要的宣稱即在於它不是「1對1」，對於單一婚姻(伴侶)制有很大的攪擾效果，不應被定義的框框所限定。有人則直言，以性慾來定義，是不是表示「兩腿之間的东西重於兩耳之間的东西」？之後有人接著說，性行為與Identity不全然相關。現場有人以雙性戀現實中的種種壓力來說明為何雙性戀的主體性一直沒辦法呈現，例如在網路上徵友，就不能說自己是雙性戀，因為雙性戀不管在異性戀體系或是同志社群，都是面臨「不是自己人」的困境，所以乾脆選擇主體不要出現。

「有衝撞才會產生互動、對話」何春蕤為第四屆四性下了一個完美的結語，並預告第五屆的四性為「性的千禧年」，為了不讓Y2K專美於前，何春蕤呼籲大家明年讓「性蟲」好好發作一下。



## 性/別研究

Working Papers In Gender/Sexuality Studies

